

刘燊芬批校本《后山集》考略

逯 铭 昕

刘燊芬(1849-1913),字小衡,一作筱衡,广东香山人。光绪附贡生,候选训导,擅古文,尤精于诗。著有《貽令堂文集》、《小苏斋诗钞》、《小苏斋诗话》等。广收金石图书,家藏图书两万馀卷,编撰有家藏书目《貽令堂书目》。

光绪十一年(1885),番禺陶福祥据雍正八年(1730)赵骏烈刊本重刻陈师道《后山集》。陶本刻成后,以初印本属刘燊芬校阅。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十一年陶福祥刻本《后山集》即为刘燊芬当年的手校本,内有刘氏光绪年间先后四次的批校、评点与序跋。书中又有刘燊芬所录陈澧、黄妃乡等人圈点批注文则。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东塾遗稿》是陈澧未经刊布文稿的手抄本,《后山集》中的这数则批注未见于是书中,故这些批注弥足珍贵。此外,陈澧批注中的一则见于后来刊行的《东塾读书记》,文字略有出入。刊刻《后山集》的陶福祥为陈澧门生,尝为陈澧整理书稿,集中所录陈澧批语当渊源有自。本文拟对刘燊芬批校本的情况作一介绍,揭示刘氏在陈集校勘上的贡献,尝试从评点文字中考见其文学旨趣。并通过对陈澧批语的考察,发掘陈澧的文学情怀,追溯陶刻本《后山集》的来源,也为了解《东塾读书记》的成书过程提供参考。

一、刘燊芬批校本概况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刘燊芬批校之陈师道《后山集》二十四卷,为光绪十一年(1885)番禺陶福祥刻本。半页十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内封B面有牌记“光绪十一年重刻赵本”。卷前有雍正四年(1726)王原序,序后有“广州龙藏街萃文堂承刊”十一字,次为雍正八年(1730)赵骏烈序。书内版心下镌“爱卢校本”四字。每卷末有“番禺陶福祥校刊”七字。书内钤朱文方印九枚:“筱衡”、“学识何如观点书”、“小衡读过”、“小衡”、“刘小衡所读书”、“貽令堂藏”、“香山刘燊芬印”、“小苏斋”、“小衡读”,白文方印一枚:“貽令堂藏书记”。

书中有刘燊芬朱笔圈点及夹批、眉批数则,部分卷次首末有刘氏校读年份识语,如卷九下有“乙酉秋筱衡校订”,卷二十四末有“乙酉九月刘燊芬筱衡读”、“戊戌十月朔小衡三校”。卷末空白页上有刘氏跋文,记述批校概况,云:

后山诗有任渊注本,文集有明马氏本及国朝赵氏学稼山庄本,以外不闻他刻。粤中以陈兰甫京卿爱后山文,一时风气竞尚后山。陶春海因是翻刻赵本,刻成,以初印本属校。余合数书,正其讹脱,即以寄陶,未审曾否照改也。光绪乙酉小衡初校毕记。

丙戌再读。戊戌三读。壬寅四读,改装五本,诗文各二,杂著一本,部居犖然别矣。(图见封二)

乙酉为光绪十一年,据此可知,该书刻成之当年刘氏即已开始校读该书,并将所校正者反馈陶氏。光绪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刘氏又反复校读过是书。

二、刘燊芬对《后山集》的校勘与评点

对《后山集》的校勘是刘燊芬批注文字的重要内容。《后山集》的版本流传并不太复杂^①,刘燊芬跋语谓“后山诗有任渊注本,文集有明马氏本及国朝赵氏学稼山庄本,以外不闻他刻”,他当时并未见过宋刻本;而陶福祥此次刊印所据为赵氏学稼山庄本,此外可供对校的版本十分有限,故刘燊芬主要运用他校法对《后山集》进行校勘。

《宋文鉴》是刘燊芬的主要参校文献。在校语的形式上,或在文中有疑义处标明校本名称、撰写校勘内容,如卷一《次韵答晁无斫》“女生愿无家,名妾以不聘。田叟亦慕君,又恶不由正”,刘校曰“(无家),《宋文鉴》作‘有家’。田叟,作‘田里’”。卷二《送李奉议亳州判官四首》“因公有余力”,刘校曰“因,《宋文鉴》作‘自’”。或于题目下注明校本名称,在篇中随文旁注校语,如卷九《上林秀州书》题下注“从《宋文鉴》校”,卷十一《茶经序》题下注“从《宋文鉴》再校”,卷十四《拟御试此致武举策》题下注“从《宋文鉴》校增改”。

除《宋文鉴》外,史书与文集选本也是刘燊芬重要的参校对象。其中用《宋诗钞》校勘的,如卷三《答无咎画苑》“君看荷苇榭□扇”,□处缺一字,刘校曰“‘叶’字,从《宋诗钞》补”。用《宋史》校勘的,如卷九《与少游书》题下注曰“从《宋史》本传及《宋文鉴》校”。用《墓铭举例》校,如卷十六《魏嘉州墓铭》题下注曰“从《墓铭举例》校”。用《历代文钞》校,如卷十七《披云楼上梁文》有缺文,眉批曰“缺文从《历代文钞》补”。

刘燊芬校勘的内容,不外误、脱、衍、倒。他对重复的篇目与用韵尤为注意,

^①《后山集》的版本有诗文合集与诗注两大系统。陈师道去世后,门人魏衍据陈氏手稿编为二十卷。现存最早的魏氏编辑本是南宋蜀刻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明代弘治年间马嗽刊刻《陈后山集》,依据了元代陈仁子的重编本。清代又有雍正间赵骏烈刻本。诗文合集系统各版本卷数及编排稍有出入。诗注系统即任渊注本,宋、元、明、清皆有刊印,传刻有序。详参徐小蛮:《陈后山集版本源流考》,《文献》,1984年第1期。冒怀辛:《后山诗注补笺前言》,《后山诗注补笺》,中华书局,1995年,第6-13页。

校篇目重复者,如卷一《城南寓居二首》下校曰“与《秋怀》末首复”。卷二《秋怀十首》第十首下校曰“见前《城南寓居》”。又如卷五《和五子安至日三首》第三首下校曰“收联与《寒夜》一首复”。又卷十四《策问十五首》最末一条,眉批曰“‘孟子曰’三行与第四条重出,疑有错简”。用韵重复的,如卷一《观宛文忠公家六一堂图书》“未有百世公”下注“重韵”二字,指与前文“冠珮环群公”重韵。又卷二《寄滕县李奉议》下注“孙、言皆两押”。

刘燾芬校勘《后山集》,对于底本与校本间的不同之处,若二者皆可通则并存之,多批注于旁。若有倾向性的意见则加按语说明,如卷十三《汧水新渠记》“其后绝河旃然入焉”旁批“一无‘绝’字。以下文按之,当作‘绝河’”。部分并无异文可证的字句,如有疑误,也一并在批校中注出。如卷十二《彭城移狱记》“两君亡卒,无以自存”,“君”字旁批“疑作‘州’”。宋刻本《后山集》“君”作“军”。卷九《答秦觐书》“豫章不以诗教仆,从亦不能为足下道也,足下歉然,欲受仆之言,其何求之下耶?”眉批曰:“玩其语气,谓‘豫章不以诗教仆,仆亦不能为足下道’,疑‘从’字亦‘仆’之误。”核之宋刻本《后山集》,“从”字正作“仆”。卷十六《比邱理公塔铭》“理公谔谔,既平以直”,眉批曰:“谔音额,谔音合。《礼·玉藻》‘戎容暨暨,言容谔谔’。‘谔谔’疑‘谔谔’之误。”宋刻本《后山集》正作“谔谔”。

刘燾芬校勘《后山集》时尚未及见宋、明诸刻本,他取《宋文鉴》等书相校,并对书中的误字做出了自己的按断。读书无异文而有疑义已属不易,于所疑文字加以辨证,所做判断多与旧刻本相合,更显示了刘燾芬校读功力之深。刘氏有朱文闲章一枚,谓“学识何如观点书”,从他对《后山集》的细致校读来看,其学识之深广绵密已不待言。

除对文字进行校勘外,刘燾芬对陈师道的诗文也有自己的意见,常常批注于旁。他对陈师道文章中的用字与章法、勾连与照应颇为注意,如卷十二《思亭记》“余以谓目之所视而思从之”旁批“以‘视’字引出‘思’字”,下面又陆续批曰“泛写‘思’字一段”、“入题‘思’字正面”、“反掉一段令人不测”、“从‘思’字生出一‘忘’字,是反面,后从‘忘’字畅发,‘思’字作收”云云。又如卷十六《李夫人墓铭》“内怀憾故官不达”旁批“无‘憾’字便与下句不接”,又云“三段应子妻母三层而着眼在校理,故末段独详,此行文一定之法也”、“以诸子作馀波”、“观此段语,则此文为后山极用意之作,故字字经称量而下”。

刘燾芬对陈师道诗文简古淡朴、似臞实腴的风格体认较深,在批语中多次谈及这一特点。卷十一《茶经序》“夫艺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后及,所以同于民也,不务本而趋末,故艺成而下也,学者慎之”一句旁有密圈,眉批曰:“论五句尽之,若他人数百言矣。”卷十二《彭城县令石记》“庆历初,西边弛兵,益修政事,谓吏之近民莫如令,始出王官行县事,以休其民”句上眉批曰:“着墨不多而上下古今包扫无限,此为真简老之作。”卷十一《颜长道诗序》文末眉批曰:

“此《后山集》中极秾丽之作，知必由浓入淡，由腴入朴，是文家一定法门，断未有出笔即淡朴者也。”

刘燊芬对文体及其背后的义法也非常重视，如卷十二《徐州学记》末批：“学记最难作，必详论醇正，原本经训，又无道学头巾气乃佳。古今作者，首推子固，盖以其摹墨相宜故也。作者笃守南丰家法，宜有此极朴极正之文。”文体有一定之法，亦有常有变，后山于此颇知权衡。刘氏批语颇注意于此，如卷十六《李夫人墓铭》“庭坚之母”旁有密圈，眉批对后山不循常例未举长男而举庭坚作出了解释，曰：“四字一篇之眼，不曰梁县尉大临之母而曰校理庭坚，盖后山学于校理且于诸子中最贤，故特举之，若循常例，则必举长男矣。”又如卷二十“子曾子初见神宗”条下批云：“后山诗：‘平生一瓣香，敬为曾南丰’，此条特书子曾子，明私淑也。”说明了后山特书南丰的原因。后山之文，事辞相称，尤其是在墓志一体，有事则书，无事则简，不因文而造情。刘燊芬对此赞叹有加，卷十六《仲父陈君墓铭》眉批曰：“无事迹可述，故以不宜仕意贯串终身，非同今日谀墓文，满纸事迹，皆属子虚也。”刘氏又论及文体与性情的关系，卷十二《彭城县令石记》篇末眉批曰：“集中当以记体为最，笔性所宜也，南丰亦然。”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刘燊芬对文章及其内涵的深刻理解。

陶福祥刻本《后山集》卷十八至卷二十一为《谈丛》，刘燊芬校读此一部分时参考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相关内容。卷十八“谈丛”下注云“四库提要入小说类”。同卷“王荆公改科举”条，眉批曰：“农师名佃，安石客，学术原本安石，而力沮新法，断断异议，君子犹或取之。深之有新讲义十卷，今佚，《存目丛书》中有存。”此段文字摘录自《四库全书总目》之《毛诗名物解》提要。卷十八“吕夷简恶韩富范三公”条下批曰“洪容斋《随笔》疑此条不实”，“乖崖在陈”条批曰“此条洪容斋所驳”，“乖崖自成都召为参知政事”条批曰“此条容斋以为不实”，这三处皆是隐括《后山谈丛》提要的意见。卷二十一末有一段批注云：“提要：‘陆游《老学庵笔记》颇疑此书之伪，又疑其少作。今集中有其门人魏衍附记亦云‘《丛谈》、《诗话》，别自为卷’，则实出后山手。又四卷记苏轼卒，太学诸生为饭僧考。轼卒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师道亦是年十月卒，则末年所作审矣。洪容斋《随笔》议其载吕许公恶范韩富一条，丁文简陷苏子美以撼杜祁公一条，丁晋公谪中使沮张乖崖一条，乖崖买田宅自污一条皆失实。今考之，良信然，容斋称其笔力高简，必传后世，不云贗作，迈去师道不远，且考证不草草，知陆游言未免臆断。’”此段亦是悉录《四库全书总目》之《后山谈丛》提要之文。

三、刘氏所录陈澧之批点

刘燊芬批校本中有墨笔圈点数百篇，卷九《上林秀州书》、《与少游书》、《答张文潜书》、《答秦觏书》、《答晁深之书》、《与黄预书》，卷十《与鲁直书》，卷十一《茶经序》、《送邢居实序》、《仁宗御书后序》，卷十二《徐州学记》，卷十

三《是是亭记》，卷十六《李夫人墓铭》、《宋魏府君墓表》。卷九下刘氏批语谓“篇中墨圈陈兰甫先生笔也”。据卷前牌记，此书刻成于光绪十一年（1885），而陈澧卒于光绪八年（1882），故此处所谓“陈兰甫先生笔”，应是自陈澧批校本过录。由此可以了解陈澧所关注的内容。另外，刘燊芬批校本中抄录陈澧批点13则，虽然数目不多，但陈澧论后山文的着眼所在，于此亦可窥见一二。

上引刘燊芬跋文中说道：“粤中以陈兰甫京卿爱后山文，一时风气竞尚后山。”事实上，陈澧“爱后山文”的原因并不在于文章本身，而更多的是对后山身世的感同身受。陈师道起自布衣，功名未成，仅至州学教授，后又以苏轼馀党故罢官，终生清贫自守，格高不屈，为后人称颂不已。在记录“切挚之言”的《默记》文稿中，陈澧道出了他对陈师道文章的看法：“陈后山《还里》诗云：‘平生功名念，倒海浣我肠。’余生平颇似后山，但诗与文异耳。”^①从陈澧对《后山集》的批注评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陈师道诗文的这一态度。

陈澧在讨论桐城文章时曾有“雅而有法”之说，其谓：“近时作古文入桐城者，以为文章宜雅而有法也。讥之者以为才力薄也。然文能雅而有法，虽薄犹可也。”^②能够做到雅而有法，是对文章的基本要求。他论后山文章，也是围绕这一点展开。雅者，正也，与此相对的则是偏与过。雅正与偏过，可于文章语气中见之。陈澧对此非常注意，《后山集》中与此相关的批注最多。在陈澧看来，后山的一部分篇章文字在语气上已经有失平和雅正之旨。卷九《答李端书》“以仆之老且病，诚不忍其穷而死也。嘘濡挽摩，借之声光，以幸百一。期以取信于人，而曾不知自累于不信。惟足下察焉，毋为所欺，以重期过”一段，眉批“陈兰甫曰：意本自谦而语颇偏狭”。同卷《答张文潜书》“古有之，目逆而道存，而仆不足当也。以仆之愚，有以知足下，而谓足下何从而得之，仆过矣”一段，眉批“陈兰甫曰：语气亦偏狭”；“仆家以仕为业，舍仕则技穷矣。故仆之于仕，如瘖者之溺，声气不动，而手足乱矣。世徒见其忍而不发，遂以为好恶异人，此殆谈者过情，听者过信耳”一段，眉批“陈兰甫曰：语气太过”。文章的雅正与否不仅体现在语气上，也体现在具体的选辞用字上。陈澧对《后山集》中那些语意刻露，有失涵蓄的字词表示了异议。卷十一《仁宗御书后序》“迺声色而欲不胜礼，宝珠玉而利不胜义。……顾好飞白书，明窗净几，时一为之，以侈其好，于是将相宗戚，家有藏焉”一段眉批：“陈兰甫曰：‘迺声色’、‘宝珠玉’六字欠浑涵。‘以侈其好’，‘侈’字亦欠浑涵。”在另一则批语中，陈澧透露出个中缘由，卷十一《答秦觐书》“故仆尝谓豫章之诗如其人，近不可亲，远不可疏，非其好莫闻其声”一句眉批：“陈兰甫曰：此名言也，英华太露则品不高矣。”在陈澧看来，过于声张的性情与直露的表达不仅有失雅正之旨，也意味着品格的缺憾。

陈澧对文章的体制法度也颇为重视，他尝拈出《小雅》“有伦有脊”四字

^①陈澧：《默记》，《陈澧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55页。

^②陈澧：《论桐城文》，《陈澧集》第1册，第318页。

作为他的“作文之法”，“伦者，今日老生常谈，所谓层次也”^①。他对陈师道文集中法度精严、可以师法的作品加以细致分析，彰显其中的意脉与文法，如卷十一《茶经序》“上自宫省，下迨邑里”云云，眉批“陈兰甫曰：自此以下，一意为一段，次第相属，转接无迹”，可知陈澧认为《茶经序》里的数段文字，正合于对文章层次的要求。对于后山文中不合体制之作，陈澧则直接给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卷十六《魏嘉州墓铭》“魏氏望钜鹿，自汉兖州刺史衡之曾孙始居魏之馆陶，五世而至郑公，辩毅慈明，为唐宗臣”一句，眉批“陈兰甫曰：‘辩毅慈明’四字可删”，意谓此篇墓志本是为魏嘉州而作，在传主墓铭中轩轻他人似有喧宾夺主之嫌，“辩毅慈明”四字论及魏征，故当删去，仅记其事迹即可。

刘氏所录陈澧其他批注则内容较为分散，有总结文章及段落大意者，如卷十二《是是亭记》眉批：“陈兰甫曰：刘意在是是，客意在非非，晁意在无是非，陈意在有是然也，但戒尽以言行。”“夫明天下之是非者智也。正天下之是非者仁也。进则见于事，退则见于书，子姑明之。二者必有一矣”一段眉批：“陈兰甫曰：言口不道是非，但笔之书也。”有评论文章整体风格者，如卷十六《宋处士墓铭》眉批：“陈兰甫曰：此无可称者，其文以平淡为佳。”有读书生疑而记注于旁者，如卷十二《观音院修满净佛殿记》“使人一视而等施，则盛不极而事毕”句眉批：“陈兰甫曰：‘盛不极而事毕’，语意未明。”又有关注文章中所存史料者，卷十六《朝奉郎魏君墓铭》“君始以进士为濮州参军，买以赂冒官族，脱市版，州下其事，君不受”句眉批：“陈兰甫曰：宋时商买与官族不相混杂如此。”

《后山集》中所录陈澧批校的撰写时间应在陈氏晚年。陈澧《与谭叔裕书》谓：“仆购求《陈后山文集》，久不得，都中如有之，祈代买为荷。”^②谭宗浚（1846—1888），字叔裕，广东南海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四川学政、国史馆修纂、云南粮储道、盐法道等职。后以病告归，至广西隆安道卒。著有《辽史纪事本末》、《希古堂文集》等。此信中有“喜报到粤，士林翕然均庆”云云，谭宗浚为同治十三年殿试一甲二名进士，信中所谓喜报，当指此事。故知同治十三年陈澧六十五岁时尚未得《陈后山文集》。

书中陈澧评语的来源，当是刘燊芬据陈澧手批本《后山集》转录。陶福祥是陈澧的门生，曾为陈澧整理书稿。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东塾杂俎》稿本中有一部分内容为小楷抄录，后注抄缮者姓名，如“何先生抄”、“春海抄”。这部分抄缮的文稿经陈澧朱笔删改、圈点，并批明“已校”字样^③。其中的“春海”即是陶福祥。陶福祥重刻陈师道《后山集》所依据的底本，很有可能就是陈澧晚年购得的《后山集》，经批读评点后交与陶福祥刊行。刘燊芬与陶福祥交往甚密，从陶福祥处借阅过录此书亦在情理之中。

①陈澧：《复黄芑香书》，《陈澧集》第1册，第170页。

②陈澧：《与谭叔裕书》，《陈澧集》第1册，第476页。

③吴茂荣、黄国声：《陈澧〈东塾读书记〉未刊稿考辨》，《文献》1982年第4期，第190页。

在陈澧的这些评点中,有一则文字见于后来刊行的《东塾读书记》。卷十二《徐州学记》“治始于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备,行始于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盖治成于周公,行于孔子。故学者主焉”一段眉批(图见封二):

陈兰甫曰:澧谓古今贤哲之行,大约不出清、任、和三事,后山论行而举尹、夷、惠,卓识也。求之三代后,则陶渊明,古之夷也。梁昭明云:“有能读陶公之文,贫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见《陶序》。陈太邱,古之惠也。范蔚宗云:“太邱粵广,极我彝伦,曾是渊轨,薄夫以敦。”本传赞。诸葛武侯,古之尹也。杜诗云:“伯仲之间见伊吕。”《三国志注》:“晋刘宏观亮故宅立碣,李兴为文,有匪皋则伊之语。”杜诗本此。

这一段话修改后收录于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三《孟子》部分:

陈后山云:“治始于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备,行始于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徐州学记》。澧谓:古今贤哲之行,大约不外清、和、任三者。后山论行而举伊尹、夷、惠,是其卓识也。求之三代以后,则陶渊明,伯夷也。梁昭明太子云:“有能读陶渊明之文者,贫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陶渊明集序》。陈太丘,柳下惠也。范蔚宗云:“太丘奥广,模我彝伦,曾是渊轨,薄夫以淳。”《后汉书·陈寔传赞》。诸葛武侯,伊尹也。杜子美诗云:“伯仲之间见伊吕。”《三国志·诸葛亮传注》采《蜀记》,晋刘宏观亮故宅立碣,李兴为文,有“匪皋则伊”之语,杜诗或本于此。扬子云自比柳下惠,《法言·渊薮》篇云:“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与,然作符命以同流俗合污世,是乡原耳。”乡原之极者,馮道也。

二者相比,编入《东塾读书记》的文字显然更加整饬有序,尤其是引文部分,颇合于“学术规范”。这与陈澧治学与著述的方法有关。陈澧尝谓:“予之学但能抄书而已。其精者为《汉儒通义》,其博者为《学思录》,其切挚者为《默记》,不复著书也。”^①《东塾读书记》一书初名《学思录》,草创自咸丰八年(1858),是陈澧的读书随札。陈澧仿效《日知录》、《黄氏日抄》等书的著述之法,于经史子集中采择文字加以评鹭,自谓:“仆近年为《学思录》,惟抄撮群书,不成著述之体,欲待二三年后编定之。”^②陈澧在撰写《学思录》中的札记时,不免随意评抄,涉笔成趣,重订为《东塾读书记》后,自然需守矩循规,愜当有法。刘燊芬批注中转录陈澧的这段文字,恰可展现陈澧撰写札记的原貌。

四、刘氏所录其他评注文字

在刘燊芬的批点中又有王惕甫、王止仲、黄岷乡三人评注文字数则。这些文字大多集中于《后山集》的记、传、碑、铭等文体中,其内容多集中于文章义

^①陈澧:《默记》,《陈澧集》第2册,第748页。

^②陈澧:《与胡伯蓢书》,《陈澧集》第1册,第174页。

例的讨论。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刘燻芬阅读文章时的关注所在。

刘燻芬校勘《后山集》，曾用到明代王行《墓铭举例》一书。该书收录唐宋诸家墓志碑文等金石作品，总结了这一类文体的义例特点，并举出相关作品加以评点。书中共收录陈师道墓志作品三篇，刘燻芬除用之校勘文字外，还将王行的评点文字一并抄录于旁，并对其其中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卷十六《魏嘉州墓铭》眉批：“王止仲曰：右铭详书其世胄所自与其迁徙之次者，重其族之大，同韩文《河南尹杜君志》例也。既得两母之氏封，又书所生之氏封焉。按九家之例，有因事见人生母者，无特书所生者也。此书之，以其有封也，又一例也。”卷十六《仲父陈君墓铭》眉批：“王止仲曰：不终，盖离婚也。按九家之例，书妻无著离婚者，此虽举实意，亦一例也。”卷十六《宋魏府君墓表》眉批：“王止仲曰：‘篇末讥薄祭厚葬之非，其说是也。及诋求文表墓者，乃曰金石不足恃，如此言则固足恃矣，而以为非者，盖欲扬其意反抑其词以激之耳。’燻按：后山意不过谓金石易朽而文章不朽，故韩志不见其文而见其石，以自矜重其文耳。止仲错会其意。”

刘燻芬批注中又有王惕甫评点文字七则，多论及墓铭的写作体例。王芑孙（1755-1818），字念丰，一字沔波，号惕甫，一号铁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赐举人，会试屡黜，尝官华亭教谕，后被曾燠延为扬州乐仪书院山长。工诗文，风格清瘦，尤以书法有名。著有《渊雅堂集》、《碑版广例》等。刘燻芬所录王惕甫文字大多出自王芑孙对《墓铭举例》的评点。现存王芑孙评点本《墓铭举例》有光绪四年（1878）读有用书斋朱墨套印《金石三例》本，内封面题“长洲王芑孙评本”，文中红色套印文字为王芑孙评语。

将刘燻芬所录王氏评语与此刻本相对照，七条中有五条内容大致相同，个别文字略有差异，如卷十六《魏嘉州墓铭》“两母并封崇荣二国夫人，而所生何氏，别封旌德县太君”句眉批：“王惕甫曰：唐以前不书生母，世代弥后，褒崇弥甚，因人心而为之品节，亦不得不然，为古文者不可不知例，亦不可拘于例也。”末句刻本作“却又不得拘于例也”。卷十六《宋魏府君墓表》眉批：“王惕甫曰：其先累富，至滌而贫。”刻本作：“当其父时犹富家也，盖及滌而贫。”其余两条皆不见于今之刻本。其一为卷十二《徐州学记》眉批：“王惕甫谓：宋人学记直是一则论学书，非记体，子固已然，况其下耶？记体当以昌黎为正。”此一则不见于《墓铭举例》，在《金石三例》所收潘昂霄《金石例》中有文义相近的王芑孙评语：《金石例》卷九评韩愈墓铭云“昌黎新作《水门》之类，用汉碑格式，乃真是记体。若欧、曾《学记》，直是论学书，非记体也，不可不知”，又云“《丰乐》、《醉翁》诸记直是赋体，诸《学记》直是论体，宋诸家为记无逮唐人者，此当上取汉魏碑版而以唐人为宗，不宜取本欧曾”。其二为卷十六《仲父陈君墓铭》眉批：“王惕甫曰：铭中有兄弟之怀句，故志殉葬。”此一句亦不见于今之刻本。

读有用书斋刻本《金石三例》卷末有光绪三年（1877）冯煊光识语，其中谈到了刊行王芑孙评点本的缘由：“书贾以长洲王铁夫学博阅本见售，评点分

朱蓝两笔,书法亦分数体,或行或楷,无不精妙可玩。其评识各条尤阐发入微,持论严正,潘王诸书固为艺林所重,学博评点之本尤为读三家之书所不可少者也。……爰召良工照原本摹雕,公诸艺林。”由此可知,在《金石三例》刊刻之前已有其他版本的王芑孙评点三家书流传于世,故刘燻芬在书中抄录的王氏评点当另有所据。

刘燻芬批校《后山集》中又有同乡黄岢乡评语二则。黄绍昌(1836-1895)字岢乡,又作芑香,广州香山人。弱冠受知于刘融斋,光绪十一年(1185)举人。尝入福建总督何璟幕,于广雅书院分校史学,后担任石岐书院山长。长于诗词骈文,工书善画。著有《三国志音释》、《滕花书屋词钞》、《秋琴馆诗钞》等,并与刘燻芬合编《香山诗略》。《后山集》中所记黄氏评语当是二人论学时所记。如卷九《答秦觐书》“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故其诗近之,而其进则未也”一段眉批:“‘学少陵而不为’,黄岢乡曰:‘确论。’余曰:‘太过。’”又,卷十二《徐州学记》“治始于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备,行始于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盖治成于周公,行于孔子。故学者主焉”一段眉批:“黄岢乡曰:圣道高深,不可赞叹,只得出以概括之笔,若极力摹写则俗手矣。”黄岢乡为陈澧门生,陈澧《东塾集》卷四有《复黄芑香书》告以读书作文之法。陈澧好后山文,黄岢乡评读《后山集》,与其师之影响不无干系。

山东大学图书馆所藏刘燻芬批校本《后山集》,记录了藏书家十七年间先后四次对该书的反复校勘与评点,过录了著名学者陈澧的读书圈点与批注,透露出陈澧的读书方法以及对后山的评价,抄纂了学者王行与王芑孙的评点文字,也记述了同邑好友黄岢乡的议论,折射出刘燻芬的文学旨趣与品性学识,是一种内容丰富、较有特色的《后山集》版本,值得研究藏书史、学术史等相关领域学者的重视。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图书馆

吾吳惠年農先生及其子松厓先生博極羣書多著述最遊大梁於秋颺先生所獲交於惠雅南先生雅南半農先生之孫也善飲酒篤於友誼有長者之風其緒論本諸先人頗得要領行篋中猶有半農先生尚書疏讀本手批山海經等書丹黃甚精因錄其山海經語以歸次年開雅南客死於返余既傷悼之至其家問其遺書已盡散佚為可惜也辛亥之秋客紹興遇陳拭斗泉出半農先生父子所批說文解字因借錄之其於六書之學未甚精到所考證固多發明也今其門弟子江君聲蓋過之江君在秋颺先生門久余身聞其說甚詳

乾隆壬子三月初度民朱叔鴻記

文见第 114 页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清周祖謨目王蘭泉宋本校
民國二十四年夏復自嘉慶甲子歲五松書屋本校此翻本諸書數十可歎也 燕豫記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日春遊德縣遊吳縣馮桂芳刻
宋李說文解字均錯序之校語於書上 燕豫記

文见第 118 页

後山詩有任澗注本文集之明馬氏本及國朝趙氏學稼山莊本以外不聞他刻粵中以陳蘭甫京卿愛後山文一時風氣競為後山陶春海因是諸刻趙本刻成以初印本序校余公教書正字訛脫即以寄陶未審曾否照改也完諸乙酉小衡初校畢記

丙戌年讀 戊戌三讀 壬寅四讀改裝五本 詩文台二雜著 都廷華 記

文见第 120 页

後山集卷十二
孔子故學者主焉自唐改禮孔與其後之學者從祀而禮成徐濮陽李公迪來守改廟為學置養之徐人始興於學而仕者眾趙魏南引江淮西通梁宋四衝也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攻之不克時民亦連年歷戰力則可守形利勢便先發後從故武常守并護南北晉隋之間實用武之國故其人悍堅恃氣尚

文见第 125 页